

清江貝先生集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七

雲間集

鐵崖先生大全集序

鐵崖先生大全集春秋大意若干卷史鈇若干卷君子議若干卷麗則遺音若干卷志序碑銘贊引箴頌古樂府近體五七言詩總若干卷吁富矣哉古之人鮮有也先生族出會稽母夫人李生先生時夢金鉤墜月中其父山陰君摩其頂曰是兒必以文章顯吾門為築萬卷樓鐵崖山中先生讀書樓上去梯輓輻傳食若是者五年遂以鐵崖自號嘗病國朝承宋以來政虐文抗而未有能振起之者務鏟一代之陋歸于渾厚雄健故其所著卓然成一家言李翰論文章之要如千兵萬馬而風恬雨霽寂無人聲惟先生有焉蚤擢上第躋臚仕既為衆所忌又耻以妾婦之道媚於時多仇寡與而處之泊如也晚年放浪

雲門王荀洞庭錢唐之間每酒酣興發輒自擊鐵如意歌哀三
良弔望諸君辭識者以其天才似太白而學力過之不然何其
正聲勁氣薄九霄空四海而凌轢一世哉至正初天子詔脩遼
金宋三史先生乃著正統論凡二千六百餘言其言以為我朝
當續宋統於世祖混一之日不當急於繼遼繼金正大剗切觀
者躋之瓊早登先生之門今二十五年矣中罹兵變不相知者
久之及先生碑地九峯三泖而瓊亦自海昌至蒐輯手編於散
佚之餘幸不燬朽煇滅而大姓章琬欲錄諸梓以傳無窮俾瓊
序之吁荆山之璞豐城之劍不待卞和之獻雷煥之發而光恠
燭天蓋天下之至寶有終不得而閔者先生之文章雖欲不行
於世不可也瓊又何足以知之深惟唐韓昌黎之集李漢序之
李翱皇甫湜贊之故不讓而書諸篇端實有俟於代之知言者
云至正二十有五年春二月既望門生貝瓊序

鄭本初詩集序

昔宋景公使弓人爲弓九年乃成曰臣之精盡此弓矣公登虎
圈之臺援弓射之矢踰西霜之山集于彭城之東餘力逸勁猶
飲羽于石此功之倍也有窮氏與賀吳北游賀使羿射雀志其
左目而誤中其右羿抑首而愧終身不忘故善射名天下此發
之巧者功不及弓人則其器弗良巧不及羿則其射弗神余謂
詩人之於詩亦若是焉天下之善詩者非一而詩之工者甚寡
務速者不暇工情而不進者不能工必思之精如弓人之弓發
之不苟如羿之射然後可言其工余獨得之鄭君本初焉本初
之詩有曹劉之氣而不肆也有陰何之趣而不迫也駕物之妙
濃秀千態可謂工已非其功倍於人巧踰於人而能之乎自國
朝混一以來八十餘年宗工鉅匠以詩名世者不少本初恒病
其無古作者意故起而力掃一時之陋未嘗妄作而輕出之或

積思累月而後成終歲所得者無幾片言隻字不合矩度則屢
易不輟或謂其無倚馬之敏而有閉門之苦夫弓人以九年之
勤不失為良弓羿懲一發之廢遂至於善射則本初之詩不以
遲為病在於遲而工不以屢易為難在於易之而後進也余學
詩二十年未能窺詩人之間奧至正二十二年始交本初於九
峯三泖間因得所著五言古詩若干篇五言律若干篇精神心
術皆盡於此而中州之綺麗有不足觀矣其門生弟子將鉅梓
以余知本初之深也求序冠其篇端故不辭而書之本初錢唐
人性坦夷與物無競蚤游四方凡山川形勢欣厭感慨一於詩
形之而世之勢利泊如也觀其詩可以知其人矣

耽羅志略後序

耽羅距中國萬里而不載於史蓋以荒遠略之也至正二十五
年樞密院掾曹永嘉李至剛從副使帖木兒下花公性守其地明

年奉詔還京師至剛以疾不得俱迺留松江因記所歷山川形勢民風土產編而成集釐為三卷題曰耽羅志略將鉞梓鐵崖楊公既為叙其端矣復求余說余伏而讀之因撫卷歎曰炎漢之興張騫以郎應募出隴西留匈奴中十年後亡至大宛為發導驛抵康居傳月氏從月氏至大夏竟不得其要領歲餘歸漢為天子言之未能有如耽羅之為詳也司馬相如之通西南夷至用兵而克之邛笮冉駹斯榆之君雖請內屬而長老且言其不為用者由是觀之國朝受命百年四方萬國咸在天光日華之下雖遐陬僻壤窮山絕島亦不得而外焉故至剛得與大臣涉海萬里而鎮撫其民未始頓一兵遣一鏃為國家病則視歷代之盛寔有過之者而是編尤足補紀錄之缺使列之輿地中國之士不待身經目識而已悉海外之境若過鴨綠窺搏桑也於是乎書

遊仙詩序

遊仙詩何所始乎始於離騷遠遊之作也天下固無神仙之說而屈子不答於君放乎湘潭蓋將隘六合陋薄俗排風御氣超然物表與日月齊壽以盡無窮之變觀其託為王子之言曰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毋滑而寃兮彼將自然一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為之先庶類以成兮此德之門則自廣成之告黃帝者莫之能過此真神仙之要不待啗六氣飲沆瀣漱正陽食朝霞而後謂之神仙也後有何敬宗郭景純者互為遊仙詩不過託安期羨門之高假蓬萊方丈之勝而欲去此適彼其於屈子之言有得否乎惟其詩自成一家飄飄然有凌高厲空之想詞人固多擬之而能與之頡頏後先者甚寡錢唐陶荊莊氏蚤遊京師與一時薦紳相周旋已有能詩聲籍籍在人耳及為松江文學掾出所著遊仙詩十篇示余

且以近體七言為之此尤古人之所未有也雖大篇長什不能盡觀是亦足以窺其高懷遠識要皆祖於離騷之言非特擬何郭而作者也余非善詩也而於詩尤好獲見菊莊之詩惡得不為之驚喜而賞激邪視區區凡近之語剽賊前古者真可盡廢矣當時與之遊者亦既和而成集矣變以來散佚不存獨菊莊之藁幸留故篋中且求余為之序因書以冠其篇端他日尚當演之於後云

灌園集序

灌園集者秦溪馬君文璧之所著也文璧蚤歲從鐵崖楊公授春秋學尤工詩與書畫每遇佳山水必託之豪素有董北苑米南宮之法輒自題其左時號三絕余嘗講學雲間文璧自杭來過相與放舟三女岡下登野王讀書臺酒酣慷慨歌魏武帝短歌旁若無人觀者疑古豪俠士也別去十五年中遭兵棘意其

涉艱蹈危壹鬱無聊之氣胸中必不能受而且灌園三泖之上
一欣戚齊得喪益昌其詩類以成編凡五百餘首出以示余
誦之不啻鼓空桑以破瓦缶之音進大羹玄酒而撤芻豢之味
信其發於天機不待雕肝琢腎之為工也且求余序余惟唐
李白杜甫以降作者非一人擷秀於開元間氣河嶽英靈會
搜玉國秀諸集識者猶病其乏風雅之遺徒以蒿天下之目繁
天下之耳矧其下者哉吁詩亦難矣文璧脫去凡近雄詞驪句
或得之一花一草之微猶嘯颺呻之夕野橋風雪之中行役羈
離燕游登眺之夕兩金朝嵐暮靄變態之時五首獵場觸體枯
草傷心墮淚之地羈人之憤思婦之哀神仙隱者之趣曲盡抒
寫之妙婉而不迫奇而不僻蓋有唐人之風裁矣使其翱翔萬
國覽黃河太華之勝大篇短章又不止於是也嗚呼氣化之變
非復混壹之初而文章日趨於散散復見文璧之詩得不加擊

節乎遂書以冠其篇端云

用武提要序

用武提要二十篇集古之成法也一曰立軍分職嚴部署也二曰建旗置鼓壹視聽也三曰選將存亡之繫也四曰簡士勝負之決也不教而戰棄士與敵故精教練申號令次之勸懲以礪用命不用命故明賞罰次之什伍相保故謹分塞次之至經卒以嚴進退用騎以知險易營壘以宿兵斥候以防寇行則設鄉導戰則分隊伍而坐作擊刺亦皆有法焉他如審地利之高下察敵勢之強弱論間之難候氣之審有不可廢者雖孫吳弗過是矣兩河首難豪桀並起名王重臣授鉞四出往往覆軍殺將不知用武之要故也嗚呼有國者不可黷武亦不可以玩武自七書之禁既嚴天下罕習之者雖武臣子弟亦莫之講此玩武之弊甚於黷武宜其一旦潰裂弗支使吾民為虜者十九也方

今張皇六師期復版圖之舊則是書又可闕而不出哉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余固不得窮其巧已然聞荀卿之論兵首及附民亦未始外吾儒仁義之說蓋結天下之本在是用武之要又可舍是邪錢唐俞在明氏將鉅梓以行世求余序冠篇端故特舉其九而復申管見於末如此任將帥者或有采焉亦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之一助云

瑞蓮詩序

至正二十六年夏六月十有三日璜溪夏士文氏有嘉蓮一開漪瀾堂之前沼觀夫秀鍾一氣幻玉女之祥雲危拆雙葩洗仙人之夕露瑞方連理之木名表合歡之花淖約爭妍輕盈欲擢中流而儺彩扇回吹以激芳水闢霜臯識弄珠之漢女月明烟渚送弭節之湘君豈當世之文明以著家之訢合雖荆表田真之義既悴重榮香待餘續之行始異卒合未若斯之參差疊

見左右旁數是宜宣之詠歌播諸紀載官沉羽振叶八音於管絃玉綴珠編陶七情於觥墨茲叙其實式冠于端

偏旁辯証序

自鴻荒既裂而有文其法具於六書而數則窮於萬有一千五百大篆易而為小篆小篆易而為楷書其變不一然豈有舛於一波一戈而戾六書之法哉後世小學既廢而率承俗書之譌妄意古文不可盡求之點畫之間如以寧為丁以丁為一為省文示意文愈變而失愈繁矣則偏旁雖非大義之所損益學者惡可略而弗校以致魯魚帝虎之謬歟宋紹興進士毛晃增修四聲之譜既已正其偏旁如支支母母父父美美之類固足以為經生學士之助而扶風馬君文璧獨病近習之多出於私見豔之為艷夷之為夷丰之為丰船之為舩尼之為尼屈之為屈晉之為晉臺之為臺鍾之為爐鎧之為燈是非瞽亂於是詳求

同音異用同形異从一點之分一畫之別悉攷說文及五經等書釐而正之凡若干卷題曰偏旁辨証其視毛晃所定為有加焉既成編挾以示余且求序其首余閱之累日竊歎文壁用心之勤如此若余之不善書者從俗踵譌弗辯其誤而復誤一時之人也寧無愧乎嗚呼字必有義而義各有從使不求其類而混之無別其累豈得場屋去取得失之間邪是編之出非特有補於小學之功用之文章不施於金石則可以合古昔而傳將來矣余方挾兔冊以訓童蒙至有所疑尚獲從而考之猶觀今日之揚子雲也故書其說而亟勸鋟梓以廣其傳云文壁善古文詩歌書似顏魯公畫似董北苑中吳士大夫咸稱之偏旁辨証蓋特緒餘而已所學浩乎無涯余固不可得而測焉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七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八

雲間集

送石仲明序

嘉興尹秦郵石侯仲明之代也三吳之士莫不悵然而憾與山壚海聚之氓雖不及識侯而一登其堂者咸駭焉非特秀之一邑也及其守崑山也則其士又躍然而喜山壚海聚之氓不及識侯而一登其堂者咸信焉非特一州也吁仲明何以致是邪夫民之利病繫於守令之得失天下之廣環百里而為邑者非一求令之賢者不數人環千里而為郡者非一求守之賢者不數人令而賢則利及於百里守而賢則利及於千里故能安生樂業於遐陬僻壤大山長谷之中否則為病奚啻蛇虎之毒哉守令之賢者不數人其得之難也如此故日夜冀其父母于我也若歲焉使一朝以無罪去則是終不得賢守令以父母于我

而民之窮且死者欲其脫蛇虎之毒無時矣仲明之為人余雖不獲接而攷其所施即三吳之士與民稱之者若符之合其賢可知已嗟乎有國家務仁其民為簡守令而牧之恒病不得其人得其人而使不能行其志又豈務仁其民之心乎此余以毀譽進退數易不安為今日惜而幸仲明由秀而升崑山也秀為余鄉侯之均賦興學於數月間其父兄子弟蒙其利者深矣是行也必推其施於秀者施於崑山可知已然不能不為秀之父兄子弟惜焉王君弘道者與余言侯之賢且求文以道其行故書其說蓋不獨為天下守令之勸而為天下守令之警侯名光著繇寶泉庫提舉四轉而為今職云

送章起潛序

余病天下之士有其位而局於才不能有所施有其才而局於位不得有所施有其才有其位者宜也非幸也有其才無其位

者不幸也無其才無其位者亦宜也非不幸也無其才有其位者幸也然君子論其才而不論其位才浮其位雖卑冗而與之位浮其才雖尊顯而年之固異乎常人之所見已常人知有位而已惡計其才弗才邪甚矣後世之不古若也古者度才而官位必稱其才又何讓乎後世官其所私而才不稱其位故不得其宜而有幸不幸存焉而為士者往往恥局於位而不得有所施不耻局於才而不能有所施何其才而黜不才而進者多也嗚呼其亦時之使然歟抑亦有國者不能求才以任之也松江儒學史華亭章起潛氏蚤歲力學不倦數遊搢紳間然不得奮於上其亦不幸而局於位者特干升斗掾為養余初未之知一日耳其議論下上古今心已異之及觀所為詩歌清麗有法能言人所不能言惜潛之有其才而無其位不啻冲霄之羽回翔蓬蒿之下也余又可以位之卑而易之哉故樂與之交久而益

篤蓋亦與其才之有過於尊顯者也異日上之人求天下之才
又可遺潛已乎盈考而去澄江包君叔蘊陳君履信槃溪張君
夢臣荆溪蔣君以愚賦詩以贈之而求余為之序於是乎書

送方德玉序

按周官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凡疾病死瘍者造
焉則使醫分而治之歲終稽其事而制其食十全為上十失一
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為下夫二氣錯行互為
勝負而疢首痒疥瘡寒上氣之疾作苟失其養則大其天年有
聖人者出哀民不幸置醫以叅兩其變而眡劇易之徵自岐伯
俞跗秦和扁鵲倉公克審其用以贊造化者也周以降醫無專
官宋有郎大夫之職及翰林諸醫國朝因之內立醫院外立醫
學尤重其任矣方君德玉者世業醫其先由汭徙錢唐至君而
名益顯歷仕永嘉天臨番陽平江今年復命攝松江醫學教授